

# 台泰計畫： 一段路徑重劃的工作過程

## ThaiTai: A Process of Re-measuring the Understanding

文 |  
許家維  
Hsu Chia-wei

「理解的尺度－台泰當代藝術交流展」策展人之一，前「打開－當代藝術工作站」站長，現全職從事當代藝術創作

### 轉移參考點

打開－當代藝術工作站（以下簡稱打開－當代）成立於 2001 年，成立的動機一方面反應了對學院內空間資源缺乏的生存策略；另一方面，通過對當代藝術「in situ」概念的探究與擴大，工作室的美學實踐逐漸發展出一種關於「知覺－場所」的拓樸學式討論，這種討論深化了一般意義上的「工作室狀態」，也提供了打開－當代成員在最初階段處理創作的基礎性問題。因此，在面對營運打開－當代這個空間／組織的態度上來看，我們所期望的不只是一般藝術家工作室的生產、儲藏及發貨的空間，也不是一般替代空間的概念，而是結合藝術家的創作實踐、實體展覽空間、學術研討、交流平台及跨領域藝術事件等，從中擴展藝術家個體在社會中的意義。於 2010 年初，打開－當代由經營了九年的板橋，喬遷至位於台北市的城中藝術街區，與許多其他來自不同領域的藝術團體庇鄰而居。在這樣的空間、地域與藝術環境等諸多條件的轉變之下，淡化了早期對於物理空間的需求，並更為聚焦於藝術家群體集結的行動方式。如今，身處於當代全球的藝術情境下，打開－當代持續地調整其發聲的方式，近三年的主要工作致力於台灣與泰國之間的文化交流，並逐步發展跨國藝術家之間可能的行動策略。筆者將從個人參與的角度，嘗試描述打開－當代從 2010 年底發展迄今的「台泰計畫」<sup>1</sup> 以及其中的思考路徑與實踐方式。

在討論「台泰計畫」之前，首先有幾個前置問題尚需被釐清。在 2015 年即將成立東協共同體（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, or Asean），東協最初成立是基於冷戰時代的背景，主要任務是為防止區域內共產主義勢力擴張，合作側重在軍事安全與政治中立，1997 年爆發亞洲金融危機後才逐步轉為區域內的經濟合作。而在當代藝術的發展層面上，我們可以看到國立新加坡美術館（The Singapore Art Museum）對於東南亞當代藝術的典藏與研究已發展十年有餘，該館所主辦的 2013 年的新加坡雙年展，更直接的將研究範圍設定為東協

的成員國，並邀請了區域內的 27 位策展人共同策畫。同年，古根漢美術館也推出了一檔名為「越域：南亞與東南亞當代藝術」（No Country: Contemporary Art for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）的巡迴展覽，展出的該區域藝術家作品皆為古根漢瑞銀 MAP 購買基金（Guggenheim UBS MAP Purchase Fund）所購入的新典藏作品，這是一個長期針對南亞與東南亞的典藏計畫。另外，我們也可以看到許多跨國基金投入於區域性的發展，例如在曼谷成立的亞歐基金會（Asia-Europe Foundation），以及由福特基金會（Ford Foundation）和洛克菲勒基金會（Rockefeller Foundation）旗下的亞洲文化協會（Asian Cultural Council）所支持亞洲藝術網絡（Arts Network Asia）等。在跨國資金的挹注與東協經濟政體的建構下，東南亞的當代藝術及文化景觀已成為一個密切的網絡，而我們必須認清的一點是：這個透過資本動力重組區域結構的過程中，台灣早已不包括在其中。事實上，東南亞的當代藝術發展已嚴然形成一個完整生態，我們很難一廂情願的想像台灣在東南亞有個重要的發言位置。

台灣曾經在 1994 年間，透過國家政策的主導，提出了經濟與文化的南進論述，與當時西進大陸的情勢進行拉扯。在陳光興的《去帝國》一書中，犀利的指出當年的戰略意義接合了幾個面向：（1）長期形塑的台灣意識；（2）徵召欲望主體進入國族主義的主體位置，以台灣國族能夠向外擴張為榮；（3）強化、加速國家機器重新打造之威望；（4）次帝國意識的形成不僅搶奪到經濟利益，為資本流向找尋出路，也擠身國際舞台，向國族—國家建立的目標邁進。<sup>2</sup> 文中他也提到這個台灣次帝國欲望得以形成的意識形態基礎在於：去殖民的全面性反思根本沒有運轉。<sup>3</sup> 而打開一當代作為一個民間的藝術家組織，進行「台泰計畫」的積極面向可能不在於對外的攻城掠地，更多的或許是對內的認識論建立，以及可能的路徑重劃工作。

如果回溯「台泰計畫」的源頭是發生於紐約的藝術機構 ISCP（The International Studio & Curatorial Program），ISCP 這個機構有來自 30 多個不同國家的藝術家，分別是由不同的政府與基金會所贊助。2010 年 7 月，我與另一位台灣藝術家劉和讓於此地駐村時，結識了泰國藝術家夫妻 jiandyin（Pornpilai Meemalai 和 Jiradej Meemalai），我們開始意識到一些問題：其實我從來沒有去過泰國，他們也沒有來過台灣，為什麼我們會在紐約遇見了呢？它看似是巧合，假如我們當初沒有在紐約相遇的話，可能不會有接下來的合作，然而這偶然的相遇事實上也不全然那麼巧合。就當代藝術領域來說，一直以來主要的發展與詮釋框架都直接聯繫至北美洲或歐洲，即便是後殖民論述的高度批判意識，由於所批判的對象其基本動力來自於西方，長期以來仍膠著在這殖民史的範圍內。而亞洲的藝術家之間，也經常得透過歐美的雙年展或駐村計畫，彼此才有相遇的機會，場景往往是在紐約、倫敦或巴黎等城市。因此，我們長期處於一種台灣—歐美、泰國—歐美的關係，為什麼沒有台灣與泰國之間的可能關係呢？基於這樣的前提下，我們開始著手執行一個很單純的想法，我們決定嘗試讓藝術家碰面的場合更多元地發生在亞洲不同的城市，而非僅止於歐美的當代藝術舞台，並從中攔截這個全球化的結構性力量，以開展我們與鄰居之間相互看見、相互成為參考點的可能性。

## 行動方式

2011 年年初，打開一當代邀請 jiandyin 進駐台北並介紹他們的創作，分享他們如何透過創作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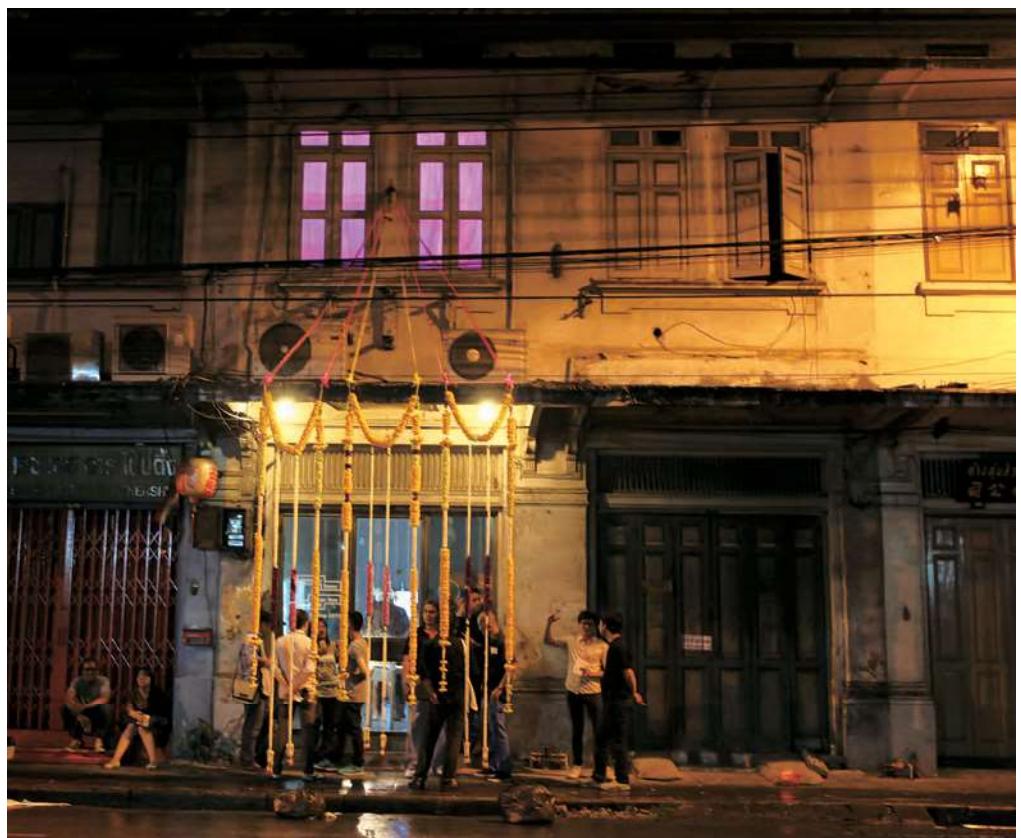
來回應其婚姻中丈夫、太太、朋友、老師、藝術家等多重關係的衝擊。他們的創作模式提供了許多啟發性的思考，使創作成為了一種可能的溝通工具，開展的是與溝通對象相互理解的另類途徑。他們在台灣進行了一個創作計畫名為「We are going to Taipei」，透過在台北不同的街頭地點，替路人繪製肖像作為開頭，他們每到一個地點便在現場擺放三張椅子，兩個人各坐在一側，中間則是參與者的位置。過程中由 Ji 或 Yin 其中一位繪製參與者的正面肖像，另一位則畫參與者的背面肖像，最後再將正面的肖像讓參與者帶走，而他們僅留下參與者的背面肖像。其後，他們也實際去拜訪這些參與者的家，以攝影的方式記錄參與者在家中所懸掛的正面肖像。jiandyin 試圖透過創作打破參與者的心房，使他們願意讓一對陌生人進到家中私密的空間，以建立與參與者之間的親密關係。Yin 是泰國華人後裔，而 Ji 則是在地的泰國人，兩人在相處上有許多衝突與摩擦，他們歷經很長時間將創作變成一種溝通模式，試著透過創作提出改善兩者關係的方法，並進一步將創作化為行動與媒介，成為一種溝通工具，除了建立在兩人之間，也建立在他們與參與者之間。

jiandyin 於台北龍山寺前的廣場進行「WE ARE GOING TO TAIPEI」計劃，他們前往台北市不同的地點，透過繪製肖像與參與者建立關係。  
(©jiandyin 提供)

「台泰計畫」透過參照點的擴展，試著去捕捉當代藝術的跨文化交往經驗，而其行動方式許多便源自於 *jiandyin* 這樣的創作思考。也在兩地的藝術家合作過程中，對於過去「地方性」的操作方式再問題化。其一為根源於資本動力的全球藝術市場現象，特別是市場對於地方性的需求，藝術市場簡化了異域文化為品牌符號，文化來往間的錯綜複雜，以至整體藝術實踐因此遺失了細節。其二則是以地方性旗幟重新現身的國族主義，透過強調地方與單一認同形式的緊密關聯，建立一個地方與外界隔開所需的清晰邊界感，藉以回應新自由主義這全面氾濫的態勢。然而，若單純地將地方觀點表面上的固著性（fixities）與全球經濟普遍的流動性對立起來，可能錯失的是許多人際交會的移動經驗。基於這樣的問題意識，我們起身探勘人際／社群間不可化約的交互經驗，透過跨國藝術家交流與在地實踐，研究如何詮釋這置身其中的藝術交往經驗？以及如何恢復其藝術實踐中的複雜性？這個計畫試著將目光暫時從過往的焦點上移開，不去討論地方特殊性中某種長遠的內在歷史，或是在全球化包裹下的文化圖像，而是直接地讓行動本身交織成一個網絡匯聚之處——一個「會遇」的地方（meeting place）。這是一個因相互連結而流動的地方，藉由主動製造路徑來引發在地交往情境，進而能親身實地去探究這之間各種面向的情節。

2012 年中，打開一當代在城中藝術街區的空間即將搬遷，成員們密集地討論空間的下個棲身之處，一方面檢視工作站十多年來的在地實踐，另一方面接合著台灣－泰國交流計畫的想法，於是在同年 8 月，前進至曼谷開始營運起一個藝術空間，並試圖利用這個機會轉移參考點，激起在各方面不同對話的可能。東協雖然可視為一個經濟政體，但地緣上鄰近的東南亞諸國卻各自有不同的歷史經歷，在族群、政治、宗教、文化、語言等各層面皆不相同，但又有著盤根錯節的複雜關係，無法以一種區域意識將東南亞一概而論。因此可以說「台泰計畫」並不是以東南亞為對象，現階段僅是單與泰國交流，甚至可以說是以曼谷這個城市為主要的場域。我們進駐曼谷期間的活動，同時交匯了兩個相當不同的場景。第一個場景是我們租用的一幢在曼谷中國城附近的三層樓老公寓，自明清以降的華人移民，在歷史綿延中漸漸成為泰國的經濟與政治支柱，因此早期的中國城也成為了曼谷的市中心。現在隨著都市規劃的移轉，不再有原先的政經地位，但仍舊保留了許多泰國華人的生活方式。每年的農曆九月初一至九月初九是泰國的齋節，我們空間附近聚集了許多供應齋食的攤販，而華人的餐館在這段期間，也收起葷食改賣素食，這是一個屬於泰國華人的節日，而這個區域也成為華人在泰國的巨大特徵。

這幢公寓對我們來說不只是一個物理空間，也不僅是取其坐落中國城的地利之便，更重要是這個空間連繫著泰國當代藝術的脈絡。十八年前，Klaomard Yipintsoi 和 Nonpadon Kaosamang 夫婦在這個空間創辦了「About Photography」與鄰近的另一個空間「About Cafe」，這裡曾經舉辦過許多重要的展覽，也是泰國最早引入當代藝術的獨立空間。在 2006 年暫停其營運後，這裡仍然遺留了許多藝術家作品與工作痕跡，如被美國藝術家 Felix Gonzalez-Torres 作品所損壞的三樓地板、放置在倉庫中由泰國藝術家 Rikrit Tiravanija 製作的泰文大型招牌與牆面上法國藝術家 Serge Comte 留下的圓形印記。我們在 2012 年 8 月至 2013 年 2 月進駐這個空間，就像是再次啟動這座已塵封一段時日的平台。進駐曼谷的期間，主要是由 *jiandyin* 以及打開一當代的藝術家所籌劃與營運，這幢老公寓除了可作為進行不同計畫的平台，以及



上圖——

打開—當代於曼谷空間的外觀，拍攝於工作站首次開幕當天。

(© 打開—當代藝術工作站提供)

下圖——

打開—當代的二樓，圖左為 Sakarin Krue-On 的錄像作品，圖右為台灣藝術家的臥房。

(© 打開—當代藝術工作站提供)

藝術家的工作空間，也設置了一個可供藝術家居住的區塊，半年內，陸續有不同的台灣藝術家居住在此，並逐步地加入了更多泰國藝術家以及短暫駐足的旅人。

當我們進入空間首先面對的是空間的漏水問題，以及許多已被白蟻腐蝕的木作樑柱。在有限的經費下，許多泰國的藝術家、朋友和夥伴們，一起加入了修繕的過程。他們各自提供著技術專業和貢獻勞動，分攤並協力與空間中各處因進駐、展覽和活動所留下的痕跡對話。而開幕當日，在泰國藝術家的提議下，我們邀請了五位僧侶在空間裡舉行了一場兩小時的入厝儀式，首先是僧侶們口中念著經文，手中則傳遞著一條細長的棉線，棉線的另一端繞著一尊佛陀像，就像是透過物理的方式轉譯了一種人與自然之間的聯繫。接著再由與會的成員奉上鮮花與食物，最後主持的僧侶在各個樓層默念經文，並以雙手將裹著麵粉的膠水塗抹在牆面上，畫上保佑這個空間一切平安的咒語。這天也展出了許多台灣與泰國藝術家的錄像作品，做為不同地方脈絡在此交會的儀式，並以空間作為一個想像的停泊點。實際進駐曼谷的行動，帶來的是一種貼近文化地緣的生活經驗，是一種時間進程下所引起的周邊問題，更為真實且不必夾帶歷史印象的包袱，我們試著從中把握交往經驗其不可化約的複雜性，並再次延伸人與人的關係。



第二個場景則是「台泰計畫」的另一個平行的策展案「理解的尺度」<sup>4</sup>一展的展覽場地：曼谷當代藝術中心。1995年，當時的曼谷市長 Bhichit Rattakul 及其下的曼谷都市管理局同意興建一座「曼谷當代藝術中心」。這裡是曼谷的商業中心，周圍盡是大型的百貨公司，在2001年新任曼谷市長 Samak Sundaravej 上任後，這個藝術中心的計畫不但被暫停，更透過招集私人投資，欲將這個基地也建造為商業空間。藝術家和文化團體為此開始聚集並對此表達了強烈的抗議，透過藝術表演與行動、設計與連署提出他們的訴求：曼谷需要的是一個公共藝術中心而非商場！其後在2004年繼任市長 Apirak Kosayodhin 治理的期間，由藝術家集結的團體 People's Network 持續地發起請願行動，最終市長同意根據原始設計概念，延續興建藝術中心的計畫，並於2008年正式啟用。在藝術中心所舉辦的「理解的尺度」一展中，我們透過十位台灣藝術家在泰國的現地製作為開端，提出以藝術家實踐作為一種方法，轉移既有的參考架構，避開以地方性符號做為基礎的文化圖像，在這曼谷市中心的展覽現場，呈現了台灣藝術家的階段性成果。

左圖——

泰國僧侶於打開－當代進行祈福儀式，過程中將細繩環繞過每一位僧侶與佛像，並在不同樓層寫下符咒，儀式結束後，遺留下物件與錄製的聲響，成為展覽的裝置之一。

(© 打開－當代藝術工作站提供)

右圖——

泰國僧侶於打開－當代進行祈福儀式，在不同樓層寫下符咒。

(© 打開－當代藝術工作站提供)



打開－當代在曼谷的藝術空間位於舊城區的中國城中，是一個藝術家創作與生活緊密結合的生產基地，而「理解的尺度」展覽現場則是位於曼谷新興的商業中心，是一個更具有公共性的論述平台，這一平台甚至在 2013 年底，由於反對派與執政的為泰黨（Pheu Thai）之間的衝突升溫，向來動盪頻仍的泰國政局再度陷入僵局，而曼谷文化藝術中心在這一波的政治衝突中，前方廣場作為了各個不同政黨與團體的抗爭舞台，成為了反對勢力的重要據點。在曼谷這座城市不同地質脈絡的兩端，藝術家在這之間重新設定參考座標，旅行則成為了建構「會遇」地方的動力，並以創作的行動重新圖誌（re-map）其所在位置（site），不論此計畫的邏輯是鑲嵌於文化、社會、政治或經濟的某個面向，這個過程是關於行動、關係和運動的非事物本身的意涵，並將問題從「世界是什麼」改變為「如何描述現在的世界」，且切入點將因人與生活環境的關係而產生具體化的呈現。



## 理解的尺度

延續在泰國的工作方式，2013 年 2 月底打開－當代搬回台北的新據點後，我們隨即投入「理解的尺度」<sup>5</sup> 展覽在台灣的第二階段計畫。這次的計畫邀請了幾位泰國藝術家在不同時段進駐打開－當代、寶藏巖藝術村以及竹圍工作室，以創作本身做為一個溝通工具，展開與不同社群的合作計劃。先是藝術家 Preeyachanok Ketsuwan 在 4 月抵達了台灣，其來自泰國北邊聚落的背景，使她特別關心聚落與族群的議題，因此在台期間拜訪了台東原住民部落，並發展成一個交換刺繡的計畫。接著來台的是 Thaweesak Srithongdee 和 Pare-Nadda Thanathan，兩位藝術家同時也是泰國知名的獨立樂團 Happy Band 團員，他們於 6 月在台期間編寫了兩首新的曲目，並在打開－當代空間旁的一座小公園裡，與台灣藝術家合作了一場演場會；此外，Pare-Nadda 又將這段時間的生活事件書寫成冊，而另外兩位留在曼谷的樂團團員，則透過混音與網路發布，同步將台北的音景傳遞至泰國。8 月，Sutthirat Supaparinya 在台拜訪了八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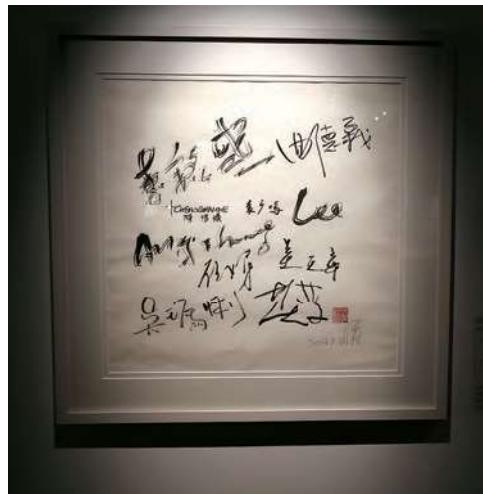
上圖——

「理解的尺度－一台泰當代藝術交流展」於曼谷文化藝術中心的展覽現場，圖左為 Thaweesak Srithongdee 的作品，圖右為周育正的作品。

(© 打開－當代藝術工作站提供)

下圖——

2014 年初，於曼谷文化藝術中心前方廣場的民眾請願活動。  
(© ANT's POWER 提供)



藝術家 Sutthirat Supaparinya 的作品《藝術家簽名》，拍攝於「理解的尺度—台泰當代藝術交流展」中山創意基地的展覽現場。

(© 打開—當代藝術工作站提供)

台灣藝術家的工作室，除了互相分享創作經歷，也邀請這些藝術家在同一張紙上簽名，以此方式描繪藝術社群的關係圖像。到了 10 月，Sakarin Krue-On 與 Suporn Shoosongdej 也來到了台灣，在這期間 Sakarin 將自身的藝術家身份轉換為傳統技藝的學徒，包括學習製作傳統的手工豆腐，以及學習繪製牡丹的工筆畫，透過進入符號傳播的系統，重新將注意力轉移到圖像背後的真實關係。而同一時間 Suporn 則探訪在台北、桃園等地的泰籍勞工與資方，並進行紀錄片的拍攝，以其特有的視點來呈現所見所思。

2013 年 12 月於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所營運的中山創意基地，展出「理解的尺度」第二階段展覽，包含了 30 組台灣藝術家與泰國藝術家的作品。此第二階段的場景交換，同樣延續著在曼谷第一階段的探討模式，比起作品最終所呈現的樣貌，這些現地製作更重視的是以創作行動做為觸媒，激化這個進駐過程中，所可能形成的對話與事件，而同時也可看見在行動的過程中，幾種不同的動態運動方式。例如在泰國藝術家 Sutthirat 的作品《藝術家簽名》中，我們只看見一些簽名。這是她在進駐台灣期間，與台灣藝術家建立關係的方式，她拜訪了八位不同台灣藝術家的工作室，在彼此分享作品後，她邀請每位藝術家在紙張上簽名，最後在展覽中呈現共五張簽過名的紙。她試圖透過簽名的方式，呈現想像中的藝術版圖，翻轉原本被視為是附屬於作品中的簽名。在這過程中，藝術家在一個不熟悉的場域裡，建構出一個新的關係，並且藉由作品來作為這過程的註記。這樣的交流方式，透過不同的端點去連結出網絡，串繫起種種關連，並發展出一種認識系統。

在 Rajan Komklieng 的作品中，可能又是另一種動態運動方式，他從未接受過任何正式藝術教育，而是在農村以自學的方法，創作塗鴉、插圖、音樂與錄像等。這次在展場中呈現了許多他的塗鴉，這可能容易連結到歐美次文化的意義上，但其實他在塗鴉創作中，引用許多關於泰國佛教信仰中所使用的文字，此外他也是傳統泰國長鼓的第六代傳人。如果我們以當代藝術先行設想的的詮釋框架，是不足以理解他的創作方式的，若用這樣的角度來看，我們便會錯失文化背景或脈絡下，有些事物生成的複雜性。這樣的動態運動方式建立在兩個端點的衝突之間，它是不同的地域性以及藝術與社會之間的重新對質。另外還有第三種動態運動方式可能是透過作品作為核心，由單點向外呈放射狀的。Sakarin 的作品《失譯的記錄》是在來到台灣之後，他把自己的藝術家身分暫時放一邊，轉而向一位工筆畫老師學畫牡丹花，同時也到一間豆腐工廠學做豆腐。另外，他也訪問一位從泰北來台灣唸書的學生。在這過程中，工筆畫老師、豆腐師傅以及這位泰北來的學生都講中文，但他並沒有將這些過程翻譯成泰文，反而是讓自己置身在不懂這些語言的狀態下，依樣畫葫蘆的去進行這些事情，藉由作品去呈現一種異質文化及轉譯過程的架構，在混雜與開放的文本下，讓直接的感受與經驗朝開放性的角度驅動蔓延。



上圖—

藝術家 Rajan Komklieng 表演泰國長鼓，周圍的旗幟為藝術家羅仕東與泰國的 Faculty of Fine and Applied Arts, Department of Fashion, Textile and Garment Design, Thammasat University 所合作的 HCE Project，拍攝於「理解的尺度—台泰當代藝術交流展」中山創意基地的展覽開幕現場。

(© 打開—當代藝術工作站提供)

下圖—

藝術家 Sakarin Krue-On 的作品《失譯的記錄》，拍攝於「理解的尺度—台泰當代藝術交流展」中山創意基地的展覽現場。

(© 打開—當代藝術工作站提供)

在「台泰計畫」所推動的藝術家創作中，其所衍生的議題不再侷限於再現的適切性或準確性上，而是透過改變生產架構與方式，探尋不同的文化路徑與流動知識，導向可能的文化生產工作。這三年來的工作內容，大多來自於直接的行動，更多的反饋則是來自於臨場經驗而非理論。另外，這個計畫的運作並非來自於官方或大型機構，而是通過兩地的藝術家網絡，逐步連結更多藝術家加入，藝術家之間透過分工與貢獻勞動或專業技術，組成了緊密的工作團隊。當台灣與泰國藝術家身在其中，除了如展覽標題「理解的尺度」以外，還有更多的是誤解、虛構與想像，是一種自我定義的創造過程，也是定義立場與觀點的過程。這個計畫希冀通過一種對藝術實踐工作的提案，多元地轉移參照體系，在全球化壓倒性的生產結構中，逐步挖掘並建構出可能的另類視野。

- 1 「台泰計畫」是由泰國藝術家 jiandyin (Pornpilai Meemalai 和 Jiradej Meemalai) 與打開—當代藝術工作站所共同推動，迄今三年的工作分成了兩個階段，第一階段包括 2012 年台灣藝術家在曼谷的現地製作與展覽，以及打開—當代進駐曼谷的半年期；第二階段則是 2013 年泰國藝術家分次在台灣各地駐村所進行的現地製作與展覽。
- 2 參閱陳光興，《去帝國—亞洲做為方法》，台北：行人文化實驗室，2001，頁 87。
- 3 同上註，頁 93。
- 4 第一階段「理解的尺度—台泰當代藝術交流展」展出時間為 2012 年 11 月 22 日至 2013 年 2 月 3 日，參展藝術家包括 Suwicha and Kritsada Dussadeewanich、Preeyachanok Ketsuwan、Jakrawal Nilthamrong、Sakarin Krue-On、jiandyin (Pornpilai, Jiradej Meemala)、Suporn Shoosongdej、Wasinburee Supanichvoraparch、Sutthirat Supaparinya、Thaweesak Srithongdee、張恩滿、邱昭財、邱承宏、周育正、范曉嵐、許家維、林其蔚、劉和讓、羅仕東、葉偉立。展出地點為曼谷文化藝術中心。
- 5 第二階段「理解的尺度—台泰當代藝術交流展」展出時間為 2013 年 12 月 7 日至 2014 年 2 月 9 日，參展藝術家包括 Suwicha and Kritsada Dussadeewanich、Preeyachanok Ketsuwan、Jakrawal Nilthamrong + Kaensan Rattansomrerk、Rachan Komklieng、Sakarin Krue-On、jiandyin (Pornpilai, Jiradej Meemala)、Suporn Shoosongdej、Wasinburee Supanichvoraparch、Sutthirat Supaparinya、Thaweesak Srithongdee、張恩滿、邱昭財、邱承宏、周育正、范曉嵐、許家維、許家禎、施佩君、吳建興、陳嘉壬、李若玟、林其蔚、劉和讓、羅仕東、葉偉立、黃純真 + 劉又誠 + 劉羽喬以及藝術計畫 We are the city - HCE Project - Faculty of Fine and Applied Arts, Department of Fashion, Textile and Garment Design, Thammasat University、Society Wave 3.5、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系 2012 桃花工作營。展出地點為中山創意基地。